

王季徵著

戰時世界過眼錄

獨立出版社印行

戰時世界過眼錄

著者王季徵

校對者邵寒徵

印行者獨立出版社

重慶香國寺上首

正中書局

經售處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破器街二十二號

有 所 版 權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實價十元

自序

因為我父親出使國外，所以我從小就跟着在歐洲唸書。當哈書時，每逢假期我常喜歡出遊。旅行，在我看來，本是一件很尋常，而且饒有興趣的事。可是這次的長途跋涉却完全兩樣。這次父親臥病瑞士，勢甚危殆，我不能不從中國的戰時首都趕去。途程既長那樣的遙遠，我的心旌又是那樣的搖盪。焦急與不安充滿了我的胸懷。

我這次遠行大部份取道空程，這不能不歸功於現代科學的突飛猛晉。民用航空的發展縮小了地球的範圍，縮短了地理的距離，使得人類的接觸頻繁，交往便易。我能在短期內與遠在異域的家人團聚，侍奉父親的湯藥，實應感激科學進步的賜予。然而，一年以來，我在烽火中往還，目覩戰爭所帶給人類文明的破壞與毀滅，我又深深覺得，如果人類的道德觀念不與時俱增，則單是科學的躍進，結果反而不免危害人類。質言之，科學的評價依舊功不抵過。故如何精研科學，而不濫用它，這不祇是學術問題，且是道德問題。現代文明本受賜於科學，人類物質生活的改善，科學之功誠不可磨。但如濫用科學的結果來進行戰爭，加深人類的痛苦，則又不免罪過。從上次大戰到這次大戰，其間不過短短的二十年，戰爭竟告重演，這椿事實值得舉世的警悟與猛省。

當我離開重慶，取道莫斯科經德國到瑞士時，德蘇戰爭尚未爆發，所以尙能通過兩國

的國境。我以滿腔的虔誠祈禱父親病勢的好轉，以便接回抗戰中祖國的懷抱。但不幸父親積勞成疾，終於客死異邦，我竟成了無怙的衰子，悲痛曷極！而且在先父方面，如果現在能回到大後方，看見它「生為國奮鬥的目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已經達到，加以同盟國勝利的曙光已經在望，它始終堅持的信仰可以實現，這是他將感到怎樣的欣慰！但不幸事與願違，使它遺憾九泉，而使我更加了無限的悽慘及悲傷。

當時，先父的喪事粗竣以後，我和母親及寶大姊計劃由歐赴美轉回國。船到夏威夷，竟遇着珍珠港事變。這一聲晴天霹靂將世界之烽火合流了，而我們祇得返美。從歐美到亞洲，道阻且塞，唯有賴於空運。在百般困難中，我忍別了母姊，繞道南美、非、洲、近東，印度飛回重慶。

一年以來，我負着一顆創痛的心，從東方跑到西方，從大陸跑到新大陸，然後又從西半球回到東半球。對於自己，我體驗了生離死別的悲哀；對於世界，我覺到了人禍共焚的可怕。百感叢集，一洩為快。加以朋友們見面時必先問起在國外的種種情況。因此我抽暇寫出了這冊遊記。我不敢說這是著作，不過是聊以誌忘而已。

王季徵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雷慶

目次

自序

一·大西北的一瞥

重慶……蘭州……肅州……哈密……迪化……伊寧……

動身之前……

告別重慶……

黃色的蘭州……

肅州的監獄和妓院……

哈密十阿爾木蘭……

二·大戰將爆發前的蘇聯和德國

阿爾木圖……阿克糾賓斯克……莫斯科……哥人斯堡……柏林……

巴塞爾……

踏上了蘇聯的土地

九

阿爾木圖的景色

一

赴莫斯科途中

一

蘇聯的員工生活

三

莫斯科的中國大使館

五

列寧墓和托爾斯泰的故居

六

軸心國的神經中樞——柏林

七

三百日瑞士

——和老父最後的團聚

一

到達日內瓦

八

四年闊別後的團聚

一〇

病入膏肓回天無術

一一

樹欲靜而風不息

二三

我的父親

二七

缺乏物質的瑞士和法國

三三

四·伊比里半島兩國

西班牙和葡萄牙

二二

巴塞洛那·馬德里·里斯本

三三

內戰後的西班牙

三五

戰時歐洲的樂園——葡萄牙

三五

里斯本看鬥牛

三六

五·橫斷大西洋

百爾慕他

三九

大西洋上旅客話辛酸

四一

白麵包倒在海裏

太太，你有一條多美麗的貓啊

四二

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四三

舊軍艦換來的海空根據地——百爾慕他

四七

法國為什麼慘敗

四九

六·美國見聞

約紐……支加哥……鹽湖城……內羅……舊金山……

到達新大陸

五二

他鄉遇故知

五三

紐約第五街

五五

唐人街和無線電城

五七

世界最高的房子——帝國大廈

五七

馮莉莉的脫衣舞和宋雅海妮的溜冰

五九

特別快車 海外姻緣巧合

六二

橫斷新大陸

六五

支加哥巡禮

六六

美國老太太的話

六七

車上黑茶房訴苦

六八

「打到他們東京去」

六九

美國的離婚喜劇

七一

新夫婦舊金山尋照相機

七三

七。太平洋上不太平

檀香山

荷蘭船上的雜碎

七五

一位美國派頭的中國小姐

八一

船去不去檀香山？

八四

日本偷襲珍珠港目擊記

八六

檀島戰時生活

九二

珍珠港事變的前因後果

九六

喂鷄，教養，挖土

九八

草裙豔舞

九九

柯立芝總統號帶來的噩耗

一〇〇

在五條軍艦六架飛機保護下告別夏威夷

一〇〇

八・戰時美國

舊金山·紐約·華盛頓

舊金山空襲過新年

一〇四

唐人街看汽球舞

一〇五

由孤立派說到林白

一〇六

美國公寓生活片斷

一〇七

談談黑人和黑人區

一〇九

華盛頓的國務院和議院

一一〇

科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一一一

便利週到的民用航空

一一二

戰爭中的美國

一一三

空中堡壘的歷史和性能

一一四

九·歸程 飛航二大洲

一一五

(美洲) ······ 達阿密(美) ······ 聖周安(美) ······ 西班牙港(英) ······

培蘭(巴西) ······ 納塔爾(巴西) ······

(非洲) ······ 漁人湖(里比利亞) ······ 拉各斯(英) ······ 買杜加利(法) ······

厄爾法舍(英埃蘇丹) ······ 喀士穆(英埃蘇丹) ······ 開羅 ······ (埃及)

(亞洲) ······ 巴士拉(伊拉克) ······ 喀拉嘯(印度) ······ 新德里(印度) ······

加爾各答(印度) ······ 密芝那(緬甸) ······ 昆明(中) ······ 重慶(中) ······

再會吧——美國 ······

一一九

亞馬孫河口的培蘭和巴西極東的納塔爾 二二一
非洲唯一的黑人獨立國 二二二
性命交關一飛油箱忘記蓋上 二二三
自由法國的陸軍上尉 二二四
吉青納戰勝回教徒的地方——喀士穆 二二五
北非的重鎮——開羅 二二六
排隊進妓院，不得爭先 二二七
金字塔旁感慨多 二二八

昔日巴比倫王國，今朝大英帝國的油田 二二九
喀喇蚩吃山東館子 二三〇

加爾各答大鬧飯廳 二三一

飛機不停臘戍 二三二

我又回到重慶 二三三

回首一年，結束全書 二三四

一 大西北的一瞥

重慶——蘭州——肅州——哈密——迪化——伊寧

動身之前

辛克萊在「我的宗教觀」(What God Means to Me) 裏說到許多人與鬼神互通消息的故事，即算在這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人類利用科學施行大屠殺的時候，我們也常遭遇許多超出現代科學解釋的事。天文學和生物學告訴我們，人類不過是宇宙中的微塵，而心理學和傳心術却不承認人類的渺小。他是一粒有思想的微塵，他有一個超越時空的心靈。

我對於心靈超越時空的感覺，曾有過兩回親歷的經驗：一張郊區舊桂軍營，當時的第一回是二十三年的秋天，那時我在英國牛津大學唸書，住在 Beachcroft Road，一天晚上三四點鐘，在睡眼朦朧中，我看見祖母在我跟前，將她的右手拍拍我，「弟弟，（祖母一向是這樣稱呼我）我走了，你好好的唸書……」我一睜開眼，剛才她很清楚的上半身已在朦朧中消失了。第二天下午我就收到爸爸的電報，告訴我祖母去世的噩耗，這天晚上的第二回是去年四月間，我在戰時首都的重慶供職於交通部；我的父親則在波蘭公使任

上，遭遇了德軍的對波閃擊，避居日內瓦。八日晚上，我忽然夢見媽在哭，醒來時，覺得非常奇怪。隔了一天——十號的早上我接着一封從日內瓦來的父親病重的電報，希望我即日前去。

當時我心急如火，恨不得立刻成行；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容易，首先我決定一條最快速的路線，乘飛機經蘇聯德國到瑞士，若能一路不耽擱的話，可以一星期到達，其次立即忙於請領護照，並結束身邊未了之事。在這些日子內，我又接連收到幾封電報，當我每收到一封的時候，心中好像刀割一般的難受，想到父親在病榻垂危，母親年邁，只有一個長寶大姊姊在身邊，他們是如何需要我的去照顧。但因為蘇聯大使館及德國代辦簽發護照會費了許多時日，所以直到五月初才能啓程。

告別重慶

五月六日的早晨，我懷着愁緒，來到機場。這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臥病端坐的老父，每天在盼着我的到達，但我在路上要耽擱多少日子，却又毫無把握，我不能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到達時他的病體已告康復。

早上七點半，我到了機場；行李經過檢查後直到十一點半飛機才起飛。我在高空中看到這建立在兩江間沙岩上的重慶城，這以前空聞名於世的戰時國都，作客兩月，今日離開

去，不知何日重來，使我無限的留戀。

兩天前寫了一封快信給成都郵局的鄭表哥，十二點飛機在成都降落，我四面觀看，沒有看見，只是一輛綠色的郵車，我跑去問郵車的司機，郵局離機場有多遠。

「不遠」，他說，「只消十幾分鐘就可以走到」。我又問飛機師到郵局走一躺來得及不？

「啊！」他阻止我道，「立刻就要飛了！請你快點吃點東西就上飛機吧！」
我只得將隨身帶的鷄蛋和 Sandwier 拿出來坐在飛機翅膀，面吃起來。

黃色的蘭州

四時半飛機已到了蘭州，從上空下望除幾株綠色樹木外，遍地黃色，一棟棟的小平房稀疏的散在上面。

一下飛機即到勵志社，路相當的遠，汽車走了約莫二十分鐘才到。我休息了一會，走出來想觀光一下這西北的重鎮。路旁的店舖和重慶差不多，但道路不寬，塵土很多，人力車却很玲瓏，像北平和香港的一般，黃銅擦得很亮。我跳上了一乘車子，要在全城跑一轉，回到社裏，已九點半鐘，覺得口渴得很，一口氣喝了一壺水，又吃了三個梨子，還未止渴。蘭州氣候真太乾燥，我從頭到腳都蒙上了一層塵土，風吹起來，眼睛都睜不開，滿嘴全是沙，房間裏的家具也全套上了一件黃色大衣。蘭州的印象是黃色的。

肅州的監獄和妓院

七日早又繼續飛行，同行的旅伴在蘭州下了許多，只剩了我和三位去伊寧的航空教官，中午到了肅州。飛機場是一片沙漠，圍着矮的土牆，有幾棟像兵營的矮平房，旁邊立着五六個機匠，三四個軍人，和一個穿長統靴的中年人，他是歐亞公司的劉主任。

在兵營的飯堂裏吃過飯，飛機也加了油，兩點半我們三個乘客，兩個機師，一個報務員，又離開肅州向哈密飛去。可是不到半個鐘頭，因為氣候不好又飛回來。飛機剛剛降落，砰的一聲槍響，將機師座位旁的一塊玻璃打破了，大概是那位守衛機場的士兵的槍走火了吧？

今天既起飛不成，想到城內去看看，湊巧有一輛卡車進城，我就趁便坐上了去，機場的陳站長還叫一個勤務兵替我做導導。

我們先參觀了縣政府和縣黨部。接着那勤務兵又領我們到一所土房子門口，一看掛的牌子，是當地的看守所。所長就住在門房裏，是山東人，面貌清瘦，有點文人模樣。我說明參觀的意思，他就低聲在聽差的耳旁說了幾句話，聽差的進去約莫一刻鐘的光景，所長才陪我進去。經過一個木門，就聽見鑰匙聲，裏面是一個很小的方場，四圍都是一人高的磚房，用粗樹枝代替鐵窗。空場中間在蓋房子，許多犯人正在工作。由一個側門通到另一

個空場，這裏是關女犯人的，所長說現在只有一個，是謀死親夫的。我由門上一個小孔朝裏一瞧，看見一個四十歲以上的小脚女人，扁臉，額骨很高，非常難看。由監獄出來，已經六點多點，勤務兵又帶我到娼妓區去參觀，經過了幾條塵土很多的街道，來到一所「窖子」的門前。進門的木欖上坐着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看見我們進來，招待得很客氣。房屋和監獄一樣，也是中間一個天井，四圍一些矮小的房子，所不同的是這裏有窗格，而沒有粗樹枝，還有白的或藍的門簾。裏面的陳設很簡單，不過桌椅和一個坑而已。

「姑娘是不是當地的人？」

「本地的也有」，老人告訴我：「外面的也有，就是上海人也有哩！」

「價錢是？」

「喝茶五元，過夜二十元」。他聽見我問價，眼中現出一絲微笑。「你先生坐一會喝杯茶吧！」

「啊，明天再來吧」！我表示推辭的意思。

我沿着大西北公路走回機場，灰沙像蘭州一樣多。我看見一個二十左右的姑娘連褲子走過時她往地下蹲一蹲。一路上我想到人類財富和教育的不平等，以致我想到剛才參觀的監獄和妓院，房屋的外形既那樣相似，裏面的人何